

社会思想经典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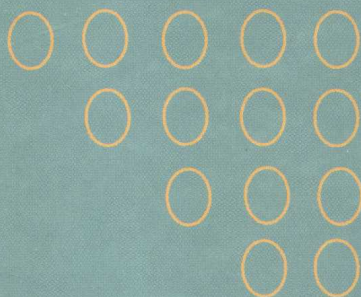
群氓之族

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

[美] 哈罗德·伊罗生 著
邓伯宸 译

Idols Of The Tribe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会思想经典著作

群氓之族

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

[美] 哈罗德·伊罗生 著
邓伯宸 译

Idols Of The Tribe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IDOLS OF THE TRIBE by Harold R. Isaacs
with a Foreword by Lucian W. Pye
Copyright © 1975 by Harold R. Isaacs,
Foreword © 1989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7-114
本书译文由立绪出版公司授权简体字版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美)伊罗生著;
邓伯宸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633-7481-6

I. 群… II. ①伊…②邓… III. 群体社会学—研究
IV. C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991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 300mm 1/32

印张:9.25 字数:220 千字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我可不想跟那些疯子一道。”艾丽斯说。

“啊，那可由不得你。”猫咪说道，“我们这里全都是疯子。”

—— 刘易斯·卡罗尔 (Lewis Carroll)

世界永远都是新的，如果你的神经够大条的话。

—— 维克托·塞尔日 (Victor Serge)

我必须在铁一般事实的利齿间淬炼我的每一个句子。

—— 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目 录

中译本序 本书对族群本质提出新的解构(乔健) / 1

原版序 族群认同的先知(白鲁恂) / 3

自 序 政治变迁压力下的族群认同(哈罗德·伊罗生) / 7

第一章 姆庇之家 / 13

第二章 雪人 / 41

第三章 部落偶像 / 59

第四章 身体 / 71

第五章 名字 / 99

第六章 语言 / 127

第七章 历史与起源 / 153

第八章 宗教 / 187

第九章 民族 / 217

第十章 新多元主义 / 253

推荐一 读历史,也读预言(李亦园) / 271

推荐二 两种时间意识(石之瑜) / 273

译后记 从“民族”到“国家”(邓伯宸) / 277

译名对照表 / 280

中译本序

本书对族群本质提出新的解构

乔 健*

《群氓之族》初版于 1975 年,迄今已将 30 载,可以说是一本“老书”了,然而却一直刊印不断,目前这部中译稿所根据的便是 1997 年的英文第 4 版。“族群”是当今社会越来越受人关注的一个议题,而这部书确是笔者所见迄今对这议题讨论最周详、文献与调查资料最充实的论著,难怪其能历久不衰,成为有关这议题的重要经典。

笔者并不识 Harold R. Isaacs 其人,然而从白鲁恂(Lucian W. Pye)在本书序中对他的介绍以及作者在序中的自叙,知道他原从事新闻采访,足迹踏遍全球,对亚洲与非洲着力尤深。他从实地采访中认识到族群问题在新兴政治运动中的主导地位,更预见到这问题在以后世界中将越来越重要,决心对之作一彻底探究,因而改向研究与教学发展。难得的是他那种虚怀若谷的涵养及追根究底的精神。他在序中自承虽然一生研究政治,特别是政治变迁,但对于“族群”问题还是了解不够,需要从头学起。他说:“我发现,对于基本群体认同的本质……最佳的途径莫过于从基本处着手,从它的源头起步。”作者于是从 10 个不同的方向对族群的本质作一根本探究。从一个专业人类学者的观点看来,笔者认为

* 台湾东华大学教授,资深人类学家。

他所采取的路线与获致的成果都是“非常人类学的”。

作者首先从族群的原初形态——部落(tribe)说起。他用肯尼亚基库尤人(Kikuyu)的说法把部落比作所有族人所自出的女性共祖的子宫,即“姆庇之家”(House of Muumbi)。从这里出发又有更多同一属性的群体:部落之外或称氏族(clan)、种族(race)、民族(nation)、族群(ethnic group)。名称纷杂,而属性更难界定。究竟什么才是族群、族群性(ethnicity)或族群认同(group identity)的基本特质?学界,特别是美国学界,都在纷纷追寻,正像他们寻找雪人一样,虽然明知雪人的存在,却不知道他长成什么样子。作者自己深信这些特质就植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语言、历史、宗教与民族性中。这些都是我们久已熟知的种种面向,然而,作者在重新检阅它们时,却提供了他自己采访的实地数据以及兼采不同学科后所建立的新的理论观点,因而对族群本质能提出一系列新的解构。后者在笔者看来到现在仍然是适用的。

1995年夏,笔者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应邀返台为东华大学创设“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当时台湾的族群问题方兴未艾,这个所还是华人世界中第一所针对这问题的教研机构。近10年来,我们确实做了不少有关的研究,培养了不少相关的人才。然而面对台湾越来越严重的族群对立的情况,我们深深感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沉重的无力感。稍可告慰的,应该正是作者在序中所说,我们现在至少能比过去更好地了解到:为什么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深藏于我们身体与精神中的那些东西,一再阻挡住我们最深沉的希望——引导出一个更人性化的人类存在。

2004年10月11日于花莲

原版序

族群认同的先知

白鲁恂*

族群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群氓之族》这本书可谓洞烛先机,早已看到了这股力量历久不衰的重要性;同时,这又是一本文采斐然的大作,旁征博引,巨笔如椽,而这种得天独厚、与时俱进的能力,却又不失学术的严谨深思,正彰显出作者的与众不同。他一人身历两种生涯,先是一名杰出的新闻记者,后来又成为卓越的作家与学者,二者相得益彰。

作者足迹踏遍世界,尤其是在亚洲采访报道期间,对于民族主义方兴未艾、终将改变世界的政治面貌,早已率先发出警讯。同时,他也看到,在民族主义煽风点火的言论后面,一股环绕着宗教、语言、种族与地域的风暴正在不断扩大。族群意识为什么能够历久不衰,对历史井然有序的开展形成一种逐渐升高的挑战,作者在改换跑道、投入学术研究的领域之后,决心一探究竟。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乐观地认为,宗教、种族与部落妨碍进步与启蒙的力量即将成为明日黄花,作者却独排众议,坚信那种乐观只是“国王的新衣”,深信原乡情怀仍将持续酝酿,新的族群认同,在科技于各个层面变本加厉肆虐的同时,也将撼动世界的政治。

*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著名中国研究学者。

从各个面向,作者开始追踪这个高度棘手而又扑朔迷离的现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亦即一个“狰狞的雪人”(abominable snowman)。他警觉到,“姆庇之家”(House of Muumbi)那种民族的原乡情结,内涵之丰富远超过“族群意识”,使人们甘愿诅咒发誓,不仅为自己的种族、部落献身,而且为自己的语言、乡土与国家卖命。作者的整个概念摘自埃里克松(Erik H. Erikson)的“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两人异曲同工的地方是,埃里克松从弗洛伊德那儿抓住一个句子,建立了一套“个人认同”(individual identity)的理论,作者则以埃里克松有关群体认同的论述为基础,在族群意识的研究上更上层楼。对于族群认同的观念,埃里克松颇不以为然,视之为启蒙的障碍,是“虚拟物种”(pseudospecies)的基础,与人类的“种性”站在对立面。但对深谙人情世故的作者来说,个人认同与群体认同之间却仿佛有着极深的关联。因此,群体认同不可能轻易地予以排除或故作不见,反而更应该注入埃里克松在个人认同问题中所感受到的强烈感情与复杂心理。

个人的认同问题常会受到缺乏安全感的催化,并以不同的方式与族群认同的感情交互作用;深入探讨这种交互作用之后,对于所谓民族意识的情绪动能,作者认为他已经发现了源头。谈到族群意识,大多数学者都先入为主,认定那是一种本然的现象,然后再探讨它对政治、司法与整个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影响。本书作者却是从一个更根本的层面着手,亦即针对这些变化万千的现实,从它的人性基础面去做了解。为了了解族群认同,从身体(包括肤色)到名字、语言与口音的重要性,到历史、起源的神话与宗教的角色,以及最后——民族主义的根本,所有这些因素对人的意义,作者都一一探索,每个主题自成一篇博大精深的论文,且各有其时代的意义。

因族群认同而造成的冲突,曾为历史带来极大的浩劫——自1945到1967年,已经导致750万人死亡,而且迄今未止——作者对此举证历历,绝不感情用事。同时,对于人类是否能够更为“去部落化”(detribalized),并共冶于一炉而趋于同质化,作者也不抱太大的希望。他认为,纵使能够如此,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他所看到的是,人都自以为已经摆脱了族群意识,其实仍然在向民族感情借壳,为自己建立新的姆庇之家,从而引起更残酷的冲突。除了实事求是使他必然导出这种悲观的结论,他不同意埃里克松的想法也是部分原因。埃里克松认为,人只要能够解决自己的个人认同问题,就可以不再需要群体认同的保护。但是,令作者印象更深刻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亦即,只有通过族群认同的感情投资,人才能找到自己的个人认同。

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各以不同的方式承诺,能够早日终结族群与种族问题。对于这种大言不惭的乐观想法,作者同样不屑一顾。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族群动乱只是阶级冲突的一个函数,消灭资产阶级的目标一旦达成,族群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自由主义同样假设经济的不平等才是族群紧张的根源,只要达成更大的平等,种族与族群的紧张就会得到平息。但是,作者所看到的却更为根本,因此,问题绝不可能在可见的未来消失。在作者的认知里面,在政治上,由于权力关系的无常,在谁上谁下的斗争中,动员支持者最有效的基本法门仍然有赖族群认同这块基石。

除了有关人类未来的问题,对当今某些最棘手的问题,《群氓之族》也提供了了解之道。此书问世10年之后,作者的分析似比过去更加得到验证,令人痛心的是,在这个国家以及其他的地方,决策者始终未能在意他所传达的讯息。举例来说,美国的领袖们

依然昧于伊斯兰基本教义的精神,而印度总理甘地夫人与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虽然力图解决锡克族的问题,结果却适得其反。族群认同的力量,使决策者处理起来困难重重,这只是最明显的两个例子而已,至于未来,问题还会更多,殆无疑义。读者将不难发现,今天许多政治问题的症结,将可以在随后的篇章中真相大白,同时也将表明,许多我们的作为,明知其为“非理性”,事实上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因素。

自序

政治变迁压力下的族群认同

哈罗德·伊罗生

为撰写本书,我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工作,在小石城待了一段时间。当时,联邦军队进驻该城,9名黑人学生,每天上学都遭到一群愤怒的白人追打,美国社会正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时间是1957年的10月。这个星期,1974年10月,有关基本群体认同的研究,我刚好告一个段落,波士顿街头爆发了暴民与警察、黑人与白人的冲突,引爆点是种族隔离学校解禁,以巴士载送学生上学的计划正式上路。也是同一个星期,10月8日,《纽约时报》电视新闻版上刊出一则这样的报道:

卫生、教育暨福利部赞助一项电视现场播出的公共服务活动,该项活动一反之前族群关系运动“熔炉”与“同胞之爱”的主题,强调……族群与种族之间的差异不容否认,少数族群并未“融入”一个同质性的社会,差异虽然是当前的问题,但绝对有其正面的价值。

本书所要探讨的正是这些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呈现出来的问题;而这些引起敌对的问题也正是导因于这些差异。先前主张“同胞之爱”的电视节目,显然未能弭平造成敌对的差异,新的电

视节目无异于又在火上加油。这种情形充分反映了今天的现实，解开美国社会的分歧之谜，我们全都责无旁贷。

3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出席的一个小型聚会，也反映了相同的问题。与会的一位意大利裔美国人，来自纽瓦克(Newark)。当时，黑人占多数的纽瓦克市刚选出一位黑人市长，意裔美国人一夕之间沦为在野的少数，变成了纽瓦克的新“黑鬼”。不再由白人治理的街头，这位经由选举产生的年轻政治人物，再也看不到攘臂嘶吼的场面，而那正是他的政坛前辈惯用的手段。跟那些新的丛林之王打交道，他必须学会谈判。那天晚上他谈起，在一次电视座谈节目中碰到一位黑人好战领袖。那位仁兄二话不说，冲着他就竖起一根指头说：“你他妈的种族主义者！”这位意裔美国人不甘示弱地顶回去说：“没错，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你他妈的种族主义者！”两人互瞪了一阵子，意裔美国人打破僵局，说道：“好吧，我们总算有一致的看法了，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事情，看法也能一致的。”就这样，当着现场双方各自带来的他妈的种族主义人马，两位发言人继续讨论起问题来。这一幕充分说明，都市里面新的族群政治正在打造市政的新组合。

本书所谈的，正是族群认同在政治变迁压力之下的自我打造与塑造。同样的情形不只发生在纽瓦克、在美国，而是发生在每个地方，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之所以会研究群体认同的本质，可说是一种机缘。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曾经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他们全都生活在变迁的政治环境中。最早，我所从事的是报道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人在印度与中国的所见所闻。数年之后，那一次的经验让我兴起一个念头，想了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对印度人与中国人的最初印象是否有所改变。从那里出发，我继续探讨世界事务所造成的冲击，尤其是1950年代非洲的

崛起、美国社会的种族关系，特别是与美国黑人相关的部分。1957年我在小石城所做的调查就与此有关。接下来的7年，我又针对历经变迁之痛的尼格罗（Negro，黑种美国人）展开一系列更广泛的密集访谈，从中我了解到，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还有很多人同样在这种经验中打滚。于是我走出去，去探索以色列的美籍犹太人、印度的贱民、半岛马来西亚受英国教育的华人、脱离美国殖民的菲律宾人，以及从战后灰烬中站起来的日本人。

全心投入了解政治的某些本质，尤其是历经政治变迁之后，我发现，对于基本群体认同的本质，我还需要下更多的工夫，而最佳的途径莫过于从基本处着手，从它的源头起步。唯有如此，我才能够看清楚，族群认同这个因子是如何在政治中穿梭往来，又是如何使我们全都身陷其中。我所知道的，全都写在这本书中。为了举证说明，我大量引用自己过去做的功课，大都是不同地方所做的个人访谈。注释的用意是要加强说明这些事例，确认引用文句的出处，以及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对相关主题做进一步研读，毕竟本书在许多地方只是蜻蜓点水而已。

我的探索，让我有机会在旧的土地上走过新的道路，用新的眼光去看旧的景象，用不同的音阶去听旧的声音，为一些老问题找一些新的答案。谈起我们的身体、语言、历史与起源、宗教、民族，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新”可言，除非正如我现在所做的，我们尝试去了解它们是如何凑到一块，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环境，纠缠缠地扭成一团，以致我们以各自的形态变成今天这副模样。一路走来，可以说饱尝艰辛，也不知跌倒过多少回。但对我来说，这是一趟发现之旅，希望对于别人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尽管每个人的出发点和目的地都不尽相同。再怎么讲，“族群”一词今天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字眼，看过本书，至少可以比以前多了解

一点它的概念。或许读者也会像我一样体会到,为什么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深藏于我们身体与精神中的那些东西,一再阻挡住我们最深沉的希望——引导出一个更人性化的人类存在。

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有人助臂,有人献智,有人不遗余力,在此我要——致上最诚挚的谢意:

——新世界基金会已故的 Vernon Eagle 先生,正是他在财务上的支持,才使本书得以完成,我尤其要感谢他的耐心与信任。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已故主任 Max Millikan 及其继任者 Everett Hagen 与 Eugene Skolnikoff,由于他们的开明作风,在他们的领导下,多年来我得以栖身于中心,从事自己的研究。

——多位同事与好友于百忙中审阅本书的篇章,并提出宝贵意见,特别要感谢麻省理工学院的 Bruce Mazlish 与 Walter Dean Burnham、前同事 Ai-li Chin、布朗大学的 Jacob Neusner、芝加哥大学的 John Hope Franklin、马来西亚大学的 Chai Hon-chan、洛杉矶加大的 Hiroshi Wagatsuma、费斯克大学的 Eric Lincoln、伦敦大学的 David Lowenthal、俄亥俄州大的 William Peterson、华盛顿大学的 Margaret Hollenbach、宾州的 Robert De Witt 神父与麻省理工学院的 John Crocker 爵士。

——哥伦比亚大学的 Fritz Stern、斯坦福大学的 Charles Ferguson、华盛顿大学的 A. A. Lumsdaine 及麻省理工学院的白鲁恂,特别感谢他们对我百般优遇,提供宝贵协助。

——美国犹太委员会的 Irving Levine 及芝加哥大学美国多元主义研究中心的 Andrew Greeley,过去 6 年来,他们在不同的会议场合针对本书主题提出不同意见,惠我良多。

——Harper & Row 的编辑 Jeannette Hopkins,多蒙她的专业与用心,使本书增色不少。

——Cecilia Dohrmann, 3年来搜罗文献、整理档案、录入文字,以及内外打点与鼓励;这方面相同的协助,也要感谢 Frances Von Merterns,以及后来加入的 Ann Craig Cornelius。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研究所多届的研究生,多年来,在我1956年所开的“变迁中的认同与世界事务的展望”课程中,分享我的心得并提供协助。

——多位编辑在过去几年中惠允本书各章在下列刊物刊出:*Daedalus*、*Survey*、*Foreign Affairs*、*Washington Monthly*、*Bulletin of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Ethnicity*;以及曾经刊载本书部分文字的各种刊物,包括:*Color and Race* (John Hope Franklin, ed. [1968])、*Racial Influences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George W. Shepherd, ed. [1970])、*Ethnicity in Our Time*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 Moynihan, ed. [1975])。

另外尚有多人惠我,在此不及一一致谢。最最要感谢的是爱妻 Viola R. Isaacs。在本书调查与撰写的整个过程中,她包容、合作、分享,既是良师益友又是工作伙伴。还要带上一笔的是,她和我携手打造一家人的群体认同,包括我们的5个子女与我们的孙儿女 Jenny、Katy、Bobby、Laura 与 Jonathan,以及将来可能会加入这个小圈圈的每个人,我将此书献给他们,希望有朝一日,他们都能善择善用先人的遗泽。同时,对于未来的展望,由于力有未逮,不尽之处,唯有寄望来兹。

1974年10月14日于马萨诸塞州牛顿城

